

(编者按：亲爱的妈妈渐渐失去宝贵的记忆，儿子试图找回她的记忆；爸爸也患了恶疾，生命渐趋无力……公交车站，想起小时候爸爸猛喊的那一幕，不禁泪流满面……此文以日体的碎片化的书写形式，来写细腻的亲情感。) 某月某日

出版了一本小书，快递送来一大包沉甸甸的样书。

我忙不迭地拆开一本向爸妈“献宝”。爸爸很开心，戴上老花镜煞是认真地翻看起来，边看边笑着嘀咕道，“哎呀，都看不懂啊，看不懂啊”。妈妈也在一旁笑着，只是不说话，我另外递了一本给她，还是那样笑着，眯缝着眼，却仍旧无语。

书名“风物正闲美”，化用了一句古诗词，并无僻字，我指给妈妈看。妈妈嘴唇蠕动了几下，像是扣动扳机似的一个字一个字点读，紧挨着书题的自然是我的名字，但第三个“豪”字，她怎么也念不出来。像是电脑死机，认不出我名字的妈妈愣在那里，我看得出她在努力辨识，双目游动，舌头在嘴里翻动，表情有点歉疚又有点困惑，直到我告诉她这个字怎么念，她仍旧有点犹疑不决。我猜她当时想的是，对啊，这个字念“豪”啊，我应该认得的呀。

只是这一刻，我完全确认了一件事，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

某月某日 老年失智这件事，我并不陌生。外婆晚岁也是这样。那时我不到六岁。印象中，她经常走失，爸妈分头在她附近寻找外婆，这时候

他们就拜托邻居奶奶照顾一人在家的我，而我，就坐在小板凳上看图画书，玩变形金刚，等爸爸妈妈领外婆回家。有时，要到天黑，才能找到她。

我那时就知道罹患失智的老人是不辨冷热，不知饥饱的，往往才吃过晚饭，外婆就要翻箱倒柜找饼干，甚至夜深人静，她还会下床翻动冰箱——对了，冷暖饥饱之外，失智老人也是不分生熟的。令我惊讶的是，即便有一次外婆吃了一整块生肉，她也没有任何不适，那些对正常人起作用的所有常规生活法则，对这些老人来说都是无效的——日益萎缩的心智从肌体中一点点撤离出来，整个肉身都在唱一出空城计，一切看似在如常运转，但那只是多年来的生命惯性维持这种如常，慢慢地，惯性停摆，身体就会一夕崩塌，如瓦砾，如尘沙。

某月某日 好些年前，陈丹青告诉我他年轻时，木心先生曾经跟他说过，人都是下子老下来的。当年他听这话，只当是木心的又一“妙语”，日后亲见木心的形骸骨立，坐卧两难，才知道此言不虛。

说实话，我当初也只当这是陈丹青的一句“妙语”。现在却是“老”就摆在眼前，而且是那种特别残酷的“老”。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父亲同样罹患老年失智，在《父亲的脑》一文中，弗兰岑将阿尔茨海默症比作棱柱体，死亡折射成这道棱柱的一块块光谱——自主之死、记忆之死、自觉之死、性格之

幼儿轻忽不得

杨闻宇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我和老伴年逾古稀，与儿子一家分居两处。

一周之前，儿媳小杜欲让漆漆断奶，将其送至我家，托奶奶照看上一周，忘却吮吮，自然了断断奶之念想。几天里，每当孙子缠着要妈妈时，奶奶只好婉言哄骗，以便蒙混搪塞；小孙子不再闹腾，家里也就安了。

3月16日这天，漆漆恰好一岁半，小杜前来接他回家。保姆小冷、奶奶与其母子二人对坐话别，行将分手时，七天里很少哭闹的漆漆突然从小杜怀里伸出小手，直指着奶奶，字句清晰地叫到：“讨厌奶奶！”小儿怀恋其母之郁闷，隐忍七日，突然一语道破，大伙先是一愣，继则失笑……

就是这一天，光明日报正好发了拙文《梦中花草》，我正在其间浏览。待他们仁离开后，老伴进来苦笑向我叹气：“狼娃子劲大哩！”这意思是——小家伙是典型的狼崽子。

我在我新发的文章，闻说此事，随口说道：“老人爱儿孙，晚辈仄老人，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儿。漆漆恋娘，哪能解得老奶奶七天之烦苦、劳累。”老伴听罢，莞尔转身，满足自得地休息去了。

我想了想，关闭电脑，在纸上写到：儿时记的，等于是石上刻的。切记——千万别低估了幼儿的识记能力。

死、肉体之死。慢慢的，我们会看到死亡的过程如何分步实施，前后配合，而最可悲的部分在于“受害者的自我在肉体死亡之前很早就已凋敝”，或者说，“自我”本应承担的对衰老与死亡的意识，此时却转嫁给了身边人，

高堂流水

顾文豪

至亲必须体验一份死亡的双重见证。

某月某日 给妈妈买了一双新平底鞋，她现在已经不会系鞋带了，所以就是那种一脚穿的普通平底鞋。买的时候，忽然想起的是我五岁时，妈妈教我系鞋带的小口诀：“左边一个小耳朵，右边一个小耳朵，两个小耳朵绕起来，打个结”。至今我都只会这种有点笨拙的系鞋带的方法。

某月某日 酷热、闷一场大暴雨。小时不知听谁说的，打雷要关掉家中电器，以免意外，于是每逢雷声，就胆小地赶紧关掉电视机电线，傻傻地跟妈妈面对面而坐。每当这时，妈妈就铺一张纸，拿一支笔，有时还点一根蜡烛，教我写字，她写一个，我照样写一个。妈妈

周末花了大半天时间给我们的小黑车做了一次大保养，换了引擎机油，换了传动器润滑油，也换了火花塞和点火线圈，小车顿时感觉年轻了好几岁。小黑车是2003年来到王家的，至今已跑了16万英里，将近26万公里，车身已经没有了原先的光润，车座也失去了以前的弹性，不过无论是载人还是装货，它依旧说走就走，说停就停。15年来，虽偶有不妥，但从无大恙。

15年前我们看上这辆小车，主要是看上了沃尔沃独一无二的儿童增高车座。那时儿子9岁，女儿6岁，两人都喜欢增高座椅，一来可以“高瞻远瞩”，二来安全带不会卡到脖子上。可能女儿在同学圈里炫耀过自己的汽车专座，有一次小朋友们来家里玩，集体要求坐一次增高座位，妻子只好两人一组开她们去街上兜一圈。如今，这增高座位已经N年没有用了，不过小黑车服务俩孩子的初心并没有改变，两个中学生练习驾驶都是靠的它，一来是因为我们相信了沃尔沃安全至上的广告，二来因为它还是王家资格最老的汽车。儿子高中毕业后进了波士顿郊区的一所大学。波

士顿离纽约，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或坐大巴，都不方便，从学校到机场或车站，再加上过安检和候机候车，回一趟家，弄不好得一整天。于是，小黑车又跟儿子一起进了大学校门，成了他的学生专车。那几年，不知道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跑了多少个来回，也不知道拉过多少同学去机场、车站和周末一起出游。周一，妻子开着刚保养好的小黑车去上班，走高速，穿小街，感觉车子快捷利索了许多，非常满意，一到办公室后就发来短信，大赞我们的小黑车。妻子很想知道我们的小黑车还能再开几年，我自然答不上来。不过我知道我家附近的长岛，也有一位该品牌的爱好者，1966年刚开始工作时买了一辆小红车，至今已跑了三百多万英里，差不多是五百万公里，如今车主已经退休，可小红车却一点也没有想退休的意思。

如果我们的小黑车能有这小红车一半的寿命，那么要问的也许不是还能开几年，而是还要等几年又可以重新启用儿童增高座椅，还可以重新启用多少回。 某月某日 秋天，爸爸查出罹患肺癌。住院检查的一周，我必须一人在家照顾妈妈。慢慢体会到照顾几乎是一种心灵修行，抑制烦躁，增长耐心：妈妈上完厕所后会忘记清理干净，甚至莫名其妙地会将粪便从马桶中掏出，丢在角落里，我得帮她擦拭干净，一点点告诉她做什么吃什么。然后拉着她的手去外滩看风景，那里是我小时候的住处，也是妈妈推着婴儿车里的我看大车子的地方，每天我们在那里看汽车来来往往，然后等爸爸下班回家。小时候，有段时间爸爸上夜班，我们几乎一月都碰不到一面。早上妈妈留一张便条，下午爸爸留便条，互相交代家中琐事。有一回放学在公交车站等车，忽然听到谁在叫我名字，左右看看都没人啊，恍惚间才发现对面驶来一辆公交车，爸爸正好靠在车窗上看到我，就大喊我，高兴得我在车站上也大喊爸爸，记得那一刻我一边高兴，一边流泪……

在公交车站候车，忽然忆起这一幕，心想，这一幕现在又回来了，跟那时一样，爸爸仍在大喊我，而我还是只能伫立在车站，流着泪，看着这班车驶过……

我们的黑车

王志强



小街，感觉车子快捷利索了许多，非常满意，一到办公室后就发来短信，大赞我们的小黑车。妻子很想知道我们的小黑车还能再开几年，我自然答不上来。不过我知道我家附近的长岛，也有一位该品牌的爱好者，1966年刚开始工作时买了一辆小红车，至今已跑了三百多万英里，差不多是五百万公里，如今车主已经退休，可小红车却一点也没有想退休的意思。

如果我们的小黑车能有这小红车一半的寿命，那么要问的也许不是还能开几年，而是还要等几年又可以重新启用儿童增高座椅，还可以重新启用多少回。 古巴，在我们一代人的记忆里，是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有举世闻名的雪茄，香醇浓郁的朗姆酒，还有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的卡斯德罗。

去年年底，我随团行摄至古巴。当我们步入哈瓦那、圣地亚哥等老城时，犹如置身于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时期。陈旧的巴洛克大楼，夹在既窄又不明畅的小道中，那拉风的老爷车，载人的马车等，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穿过！这张《玩伴》的片子，是在特立尼达小镇拍摄的。早晨，当我漫步在鹅卵石铺就的小巷里，你会感觉时光的隧道在倒流，那原汁原味的老房子，破败斑驳的门墙，仿佛回到了上个年代。

不远处，但见姐弟俩坐在门坎上，与小黑狗为玩伴，脸上洋溢着天真快乐的笑容，自然而又随性。虽然他们的生活还不富裕，可从他们脸上露出的微笑，足以说明，简单地幸福着！我立刻用相机，定格了这常景，取名为《玩伴》的照片。

如果你喜欢人文摄影，古巴是个绝佳去处。你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背着相机，穿街走巷，边逛边摄。因为古巴有丰厚的人文风情，浓烈鲜明的色彩，天性乐观又开朗的民众，还有满街拉风的古董车，更有融合各种风格元素、极富感染力的音乐……



事实上我现在是有点紧张，我担心我的讲话没人感兴趣，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今晚的晚宴，无论你点的是牛排还是鱼，都不会上菜，直到我的话讲完，所以你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听我说完。

好，现在我开始讲正经的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2月18日，2018年，请注意这组数字，02182018（用英文、国语、广东话、上海话分别快速连读）这些数字的中文发音总是环绕着一定要发，两人要发，这组数字念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幸运，这是一组非常特殊的数字，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发音，更是因为今天是弗朗西斯与立泰的结婚大喜之日，在座100多位嘉宾远的从加拿大、纽约、洛杉矶赶来，特地来祝贺他们的婚礼，你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件最珍贵的礼物，我昨天找了半天找不到一个词儿来形容我对在座各位的感谢之心，我只会简单地说，欢迎，感谢！

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弗朗西斯的父母，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达我对他们培养教育出这么优秀的女儿的由衷赞美！一年前拿到了英国伦敦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的她聪敏、能干、贤惠、善良。弗朗西斯，我们想告诉你，我们全家都非常爱你，还是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你时，一秒钟后，我就断定，你就是我们家多年来要找的女孩。每当你来到我家时，就给家里带来欢乐和阳光，我们全家感觉从未这么好过，当你在我们中间时，我们全家就是那么地爱你。

经过你和立泰15个月的交往，今天你终于成为我们家的一名正式成员了。现在，从今天起你是我们家的宝贝，我们家的公主！不仅爱你，疼你，呵护你，甚至宠你！好孩子是宠不坏的。

作为立泰的父母，我也想告诉大家：我非常为我的儿子感到骄傲，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博士学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博士后研究期间，帮助他们完成了一项科学研究项目。后，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研究，现在是一位高级资深科学家，生物信息学家，专门研究人类基因突变与疾病的关系。他研发的电脑软件分析基因突变与肿瘤关系的成果，多次在国际学术大会上展演，获得各国有关科学家的高度评价。立泰是个聪明、努力、执着、善良、低调、大方、孝顺、有天赋、有责任心，可以信赖的男人，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称职的、优秀的丈夫，不久将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看到弗朗西斯和立泰在一起时是多么开心，他们互相深爱对方，他们是完美的一对，是幸福的一双！当孩子们找到自己的真爱时，我们做父母的，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那幸福似乎是双倍的，为他们，也为我们。

今天仅仅是婚礼的上半场，半年前我们在准备婚礼时已经决定婚礼将分上下两集，上集在美国旧金山，下集将在中国上海继续。——弗朗西斯出生在美国，她听不懂上海话，她祖籍是中国广东。立泰13岁从上海来美，至今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和上海话，我们决定要将婚礼的喜悦与要好朋友共享。我们虽然生活在

在国外，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2018年2月28日，我们将在上海继续婚礼的下半场，届时会有100多位嘉宾光临，包括远从美国、香港、澳洲飞来的嘉宾，请记住那天的日子和地址：022820181188，又是另一组幸运数字。

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举杯为新娘和新郎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祝贺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健健康康，永永远远！

七夕会

古巴：简单地幸福着

盛耀建



摄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